

迅 魯

墳

1907—1925



魯迅先生紀念集

2  
墳

著年五二—七〇九一



魯迅先生紀念集編委會印

魯全集

墳

2.



著者 魯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冊十三訂分部每

# 目 次

墳

題記	七
人之歷史	一
科學史教篇	三
文化偏至論	三
摩羅詩力說	五
我之節烈觀	十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二四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

娜拉走後怎樣

未有天才之前

論雷峰塔的倒掉

說胡鬚

論照相之類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看鏡有感

春末閒談

燈下漫筆

雜憶

論「他媽的」

論睜了眼看

從胡鬚說到牙齒

堅壁清野主義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寡婦主義

論「費厄泼賴」應該緩行

寫在「墳」後面

三九

三七

三五





# 目 次

墳

題記	七
人之歷史	一
科學史教篇	三
文化偏至論	三
摩羅詩力說	五
我之節烈觀	一〇一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二四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

娜拉走後怎樣

未有天才之前

論雷峰塔的倒掉

說胡鬚

論照相之類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看鏡有感

春末閒談

燈下漫筆

雜憶

論「他媽的」

論睜了眼看

從胡鬚說到牙齒

堅壁清野主義

寡婦主義

論「費厄泼賴」應該緩行

寫在「墳」後面

多

三七

三四

三九



## 題記

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集合了做成一本書樣子的緣由，說起來是很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為偶爾看見了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這是我做的麼？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於那麼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現在為排印的方便起見，改了一點，其餘的便都由他。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並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一愈老就愈進步。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

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

其次，自然因為還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為又有人憎惡着我的文章。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着，而有些人們却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喫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到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斯亦卑怯也！但我是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木皮道人說得好，『幾年家軟刀的割頭不覺死，』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無鎗階級』而其實是拿着軟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也就是一把軟刀子。假如遭了筆禍了，你以爲他就尊你爲烈士了麼？不，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

信，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于三一八慘殺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還有一點小意義，就是這總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蹤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至于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

我十分感謝我的幾個朋友，替我搜集、抄寫、校印，各費去許多追不回來的光陰。我的報答，卻只能希望當這書印釘成工時，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別的奢望，並沒有什麼；至多，但願這本書能够暫時躺在書攤上的書堆裏，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點小土塊。再進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國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還未被所謂正人君子所統一，譬如有的專愛瞻仰皇陵，有的卻喜歡憑弔荒塚，無論怎樣，一時大概總還有不惜一顧的人罷。只要這樣，我就非常滿足了；那滿足，蓋不下於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大風之夜，魯迅記于廈門。



# 人之歷史

——德國黑格爾氏種族發生學之一元研究詮解——

進化之說，姑灼於希臘智者德黎(Thales)至達爾文(Ch. Darwin)而大定。德之黑格爾(F. Haeckel)者，猶赫胥黎(T. H. Huxley)然亦近世達爾文說之謳歌者也，顧亦不篤於舊，多所更張，作生物進化系圖，遠追動植之繩迹，明其曼衍之由，間有不足，則補以化石，區分記述，蔚爲鴻裁，上自單玄，近迄人類，會成一統，徵信歷然。雖後世學人，或更上征而無底極，然十九世紀末之言進化者，固已大就於斯人矣。中國邇日，進化之語，幾成常言，喜新者憑以麗其辭，而篤故者則病憐人類於獮猴，輒沮遏以全力。德哲學家保羅生(Fr. Paulsen)亦曰：讀黑格爾書者，多吾德之羞也。夫德意志爲學術淵叢，保羅生亦愛